

彭鸽子散文集

雨霁山乡

▼ PENGGEZI SANWENJI YUWU SHANXIAO

▼ 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彭鸽子著

雨雾山乡

YUWU SHANXIANG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吴 虹

封面设计:朱 江

雨雾山乡

彭鸽子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楚雄师专印刷厂印装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 字数:7 万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 册

ISBN 7-222-01898-0/I·521

定价:6.80 元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汪曾祺 1
西盟云海·····	5
书·酒·····	8
湘西山水·····	11
南华山的雾·····	14
酉河渡口·····	16
湘西的腌姜·····	19
纸 船·····	22
石 头 阵·····	24
第一瓣心香·····	26
我愿溶化在浓绿中·····	30

出征前	34
柳絮飘飘	37
和彝家人一起跳歌	39
摩梭姑娘的“闺房”	43
“走海”的摩梭女	51
夜 海	54
日 出	56
大地欢迎秋天	58
和樱花在一起	61
窗	64
乞 丐	66
怀念艾芜老人	67
鸟 笼	70
那年我十一岁	73
往 事	76

儿时的朋友	85
校园内外	101
西山细雨	104
轿子山行	107
早晨·午雨·黑夜	112
远离黄河	115
蚂 蚁	117
蟾 蜥	120
听 雨	122
虎 耳 草	125
想飞出古红门的野鸽子	131
黔行四记	139
后 记	149

贵在坚持

——代序

汪曾祺

现在的十一二岁的孩子，有谁知道，有谁能够想象彭鸽子苦难的童年？才 11 岁，父亲就被抓走了。举目无亲，家徒四壁。身上冷，没有衣服穿，肚里饿，没有东西吃。她在茫茫人海中流浪漂泊，还要不断地挨打骂，受欺凌。她是一棵在风雨中挣扎着的小苗。她不但要自己谋生，还要咬着牙苦读（她没有受过完整、系统的学校教育）。这样熬过了 2555 个日子。难怪鸽子把“2555”这个数目记得那样死，这 2555 天太难熬了。然而这棵在风雨中挣扎的伤痕累累的小苗没有被撼断，它挺立着，终于长成一棵树。读了大

学，学会了写作。这是何等的坚毅！这孩子真是够倔的。

世界上也还有好人。冒着生命危险收留鸽子的阿姨、《儿时的朋友》里的队长和春子，她们都有金子一样的心。她们是大地上的鲜花、蓝天上的彩云。有了她们，这个冷酷的世界才有一丝温暖。

龚定庵诗：“少年哀乐过于人”，鸽子的童年真是哀乐过人。把这些过人的哀乐如实的，不加修饰地写出来，便极感人。王国维说：“一切文章中，余爱以血写成者”。鸽子这一类文章是以血写成的。

可惜有些情节、细节写得过于简略（也许是报刊篇幅所限），不少段落是可以延伸一点来写的。比如父亲被捕的情形，他突然回来叫一声“鸽子！”都成了一带而过，感情没有写透。

我觉得鸽子可以把这 2555 天详详细细地写一写，写成本自传。材料我想是足够的。

有几篇是写老山战士的，但是角度较新。没有写战士如何英勇、如何艰辛，而是写了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感情，他们的心。这些战士是那样的年轻，20 岁、19 岁、18 岁……但是他们想得那样多，对人生有那么多、那么深的理解。他们都带点诗人的气质。这是新的一代，新的兵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出了希望。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，相

当程度决定于年轻的一代有没有诗人气质。

不少篇幅简短的游记，但不是导游的流水帐，大部分写了作者对自然的感受，和自然的溶合，对自然的认同，有一些哲理。但这些哲理写得太实、太露。有一些结尾处其实可以不必把作者的思想都写出来。都写尽了，读者就没有思索和玩味的余地了。

比如《鸟笼》，写到：

这老头也怪，在众人将要把他簇拥时，却转身走开了，边走边咕哝地说：“你们把它装进笼子，它也把你们装进笼子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他说些什么？”

就够了，这样就“虚”一点，空灵一点。下面的一段都可以删去。

叙事性的散文要铺开来写，不要局限于本题。比如《湘西的腌姜》，除了写腌姜，可以旁及到与姜有关的事物，如华南的糖姜，福建的霉姜、扬州酱菜里的姜芽。孔子“不拗姜食”。苏北人吃干丝包子，都要吃一点姜丝。郑板桥家书中说：“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”，可见兴化人是爱吃姜的。甚至可以联系到王夫之的《姜斋诗话》（王夫之是湖南人，号姜斋，他想必是爱吃姜的）。“夹叙夹议”的散文，是可以东

拉西扯的。这样文章才会活泼丰满，不至枯涩。这样的散文很不容易写，这得有较多的生活知识，读较多的书。这样的东拉西扯的散文，鸽子大概一时还写不了。但是既有志致力于散文写作，要什么文体都试试。现在有些年轻的散文作家所写的散文每篇味道都差不多，原因正在阅事不多，读书较少。

这一本散文集篇目未免太少。年轻轻的，写了这些年了，怎么只落下这样几篇呢？看来鸽子相当懒。写散文如庄稼人种地。庄稼人种地，力气越用越有。写散文也是这样，写得越多，可写的东西也越多。老舍先生说他有得写没得写，每天至少要写 500 字。要养成每天都写的习惯。

鸽子是荆风的女儿，是我的晚辈，我的话 said 得很直率，希望鸽子不要不高兴。此序亦可让荆风看看，听听他有什么意见。

1994 年 5 月 7 日

西 盟 云 海

汽车从澜沧县开往阿佤山方向，气候渐渐凉爽了。从公路上湿润润的细沙石和滴着水珠的树叶上看，昨晚上这一带下过雨，山林新洗过，显得特别洁净。山越来越高了，葱绿茂盛的树林时断时续。那些长长的寄生藤像千百根绳子结成的网，把高高矮矮，粗粗细细的树、花、草全都缠入它的怀里。要不是毁林开荒使得本来是原始森林的山头，出现了一片片光秃秃景象，这绿色的网将是一山连一山，无边无际。

汽车快进入西盟县城，有一段公路是修在长长的山脊梁上，一边是绿屏风似的山林，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。远处起伏的山峦像堵大墙似的在云雾深处的天边时隐时现，也不知有多高，多长。我们的汽车越往前走，越感到前路迷蒙难辨……

突然，一团白色的云从我们汽车右边擦过。若不是汽车开得快，我几乎可以伸手抓住它。我使劲敲打驾驶员的椅背，大叫：“快，快停车！看，

看云！”

汽车刚停稳，我就从车上跳了下来。路旁山谷中是一片白茫茫的云海，云像海上的白浪翻滚，千姿百态，变幻无穷。有的像雪白的飘带缓缓地盘旋上升；有的像一堆巨大的雪团凝重地立在那飘浮的云海上，越聚越多，变成了巍峨的冰山雪岛。那些飘浮的云，好像经不起重压，在向四处浮动，飞向天边，涌上公路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浓，掩盖了公路边的树林，把我们连人带车也裹了进去。看着这飘浮的白云，我想起了唐诗中那有名的诗句：“山从人面起，云伴马蹄升。”

忽然，云雾中传来一声洪亮的鸡叫，我突然清醒过来，自己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，只是刚才还很浓密的云雾越变越稀，除了远处山谷间还有一条云河外，眼前出现了一条弯弯曲曲长满绿草和黄花的小路。在不远的山坡下，有一个有十几座竹楼草顶的佤族寨子。刚才听到的一声鸣啼，就是从那寨子里传来的。

云海飘散开了，有的云飘上了那山峦最高处，形成各种大小磨菇状的云，有的像珊瑚花，有的像一幅又宽又长的大纱巾冉冉升上天空，将太阳遮住，阳光变得柔和了，犹如从肉红色的乔其纱灯罩里透射出来，使人仿佛置身在一座大舞台上，而忘了在山野之间。

我被这高山云海迷住了，到了阿佤山的西盟

县城后，每天都起得很早，爬上高高的山顶去看云，可是这一带山寨较多，人烟较稠，云海不如路上那一段壮观。只是偶然看到从峡谷中淡淡飘上几朵薄云。我遗憾地向当地人打听为什么看不到壮丽的云海，他们告诉我：“前几年边疆农村政策和民族政策都受到‘左’的影响，毁林开荒，森林受到了严重破坏，山林气候受到了影响，云海逐渐少了。”说完，就摇头叹气。

我一看到一片片被砍伐、被烧毁的山林，就会想到西盟山区的云海将要消失，心里久久为之惋惜、发愁，怎么能挽救那美丽的云海，让这边地奇景继续存在呢？这不仅关系到云海的生存，也关系到人的生存呵！绿洲变沙漠，那样的未来是多么可怕！

这天，我们到边远一村寨去，遇见一群佤族人，他们扛着“重新绿化山区”的牌子，背着树苗，有说有笑，他们将给予山区新的云海，他们自己也和云海一样美丽……

晚上，我梦见小树苗正在长大，每一棵树苗顶端都飘出一朵白云……

这是梦吗？是梦，也是我的希望！

（刊于《人民日报》1981年10月28日）

书·酒

父亲的书房里除了几大柜书，还有两柜子酒。书是好书、酒也是名酒。书是天天要读的，酒却很少喝，只是来了远客才会开一瓶。

有人不明白，他不是酒徒，又不需要解忧，存那么多酒干什么？

他写作累了，便离开写字台，走近酒柜观赏装璜各异的茅台、特曲、董酒……

父亲藏书的时间已有三四十年，引起父亲存酒的兴趣却是在十年前偶尔打破一瓶汾酒开始的。

1975 年秋，父亲从监狱出来住进昆明龙翔街的军区第三招待所，那是个被称为“难民营”的大杂院，从全国各地涌回来要求落实政策的人住满了古旧的木楼。

父亲出狱晚，经过多方努力，招待所才腾出一间堆放杂物的库房给我们住。

房子虽然终年不见阳光，又在过道口上和洗漱间旁边，阴暗、潮湿、嘈杂，可是我们却非常满意了。

我从工厂集体宿舍将铺盖搬进小屋，两张小床摆成个丁字型，一块花布往屋子中间一隔，分成了里外间，借来的书桌放在里屋，里边是父亲的卧室写作间，外屋我睡兼吃饭，从此虽然拥挤，简陋，能和分别7年的父亲住在一起，服侍他的起居让他能安心养伤、养病，我觉得很幸福！为了庆祝这次相聚，父亲特意买了一瓶汾酒，但，临上桌他又没开瓶，说：“等完全平反了再喝吧！”

一年、两年、三年过去了，他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，也没有心情来开怀畅饮那瓶汾酒。只能每天默默地写作，让写作来支撑他，中篇小说《蛮帅部落的后代》、长篇小说《鹿衔草》、散文《驿路梨花》就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。一天他准备着手修改在监狱里偷偷写完的长篇小说《断肠草》。打开柜子找资料时，不慎碰翻了存了三年舍不得喝的那瓶汾酒。酒瓶落在水泥地上成了碎片，酒洒得满地皆是，顿时满屋酒香。

那时我们经济很拮据，一瓶汾酒，也很珍贵，何况是已存了三年，还带点纪念性。

三四天后屋里还弥漫着汾酒的香味，虽然那些天，闻到酒香我们就感到惋惜，却也引起了父亲的沉思，他说：“酒得多存几年才香，写的稿子也要多放才能看出艺术上的得失，看来写书造酒却异曲同工呢！”

那时候，他还没完全落实政策，没处可发表

作品，他却更坦荡了，对人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只要作品好，多摆几年也不怕！”

他写作更安心了！

有一次，他还让一个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酒厂参观，细听做酒师傅谈酿曲酒如何精妙处理曲母、窖泥、窖洞各种技术；当他听说这位酿酒师为了让这小作坊变成名酒厂，远走贵州、四川，把贵酒、川酒的酿造法学到手，溶各家酱香型酒为一体时。他更是感叹：写小说难道不是同样要广闻博学么！

读书他喜欢读艺术性强的，喝酒他也喜欢喝名酒佳酿，日积月累就收集了不少名酒。每当我看见父亲站在酒柜前注视着一瓶瓶清澈透明、贴着各种精美商标的名酒时，我就感到他又在思考什么了！

书、酒却会有这样的联系，奇怪么？在多彩的生活中并不奇怪！

（刊于《春城晚报》1988年5月6日）

湘西山水

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驰出了吉首市，沿着美丽的所里河向南行；河床时宽时窄，有的河面如一匹摊开的浅绿色绸缎，有的碧绿如深潭，连水中的游鱼和飘过的云彩都似乎染成了墨绿色，河中心不时出现的由泥沙冲积成的小洲上，翠竹丛中掩藏着几间小屋，有低低的鸡鸣狗吠声，还有悠扬的乐曲在河面上散开，那几户人家是些什么人？神仙？隐士？脱俗的智者？再仔细望去，系在柳树下的小船上放着鱼网，立着鱼鹰，哦！原来是打鱼人居住的地方，他们太会选择地方了！这景色如画，又没见谁能画得出，我深感艺术和本色的差距。可是同行的一位湘西朋友却淡淡地说，这小船、流水、人家，在这地方只不过是一般景色。

是吗？我似信非信。

车在平坦的坝子上急驰了一阵，就顺着盘山道蜿蜒上爬，白茫茫的云雾从公路两侧的山林间涌来，山岭也在雾中时隐时现变幻不定，有的山如一只硕大的海龟在浮动；有的山像一头出水的